

转出气分,大便得通说明郁热已散。

天津中医药大学 2005 级硕士研究生(300193) 李 悦

天津中医药大学 王秀莲

淡能渗泄及升降浮沉属性刍议

中药的升降浮沉与五味有一定关系。一般而言,辛甘淡为阳,性升浮,酸咸苦为阴,性沉降。药物的升降浮沉与药物的作用有很大关联,如辛能散能行,甘能补,具升浮之性;酸能收能敛,咸能下能软,苦能泄能燥能坚,而具沉降之性。然淡能渗能利,具有渗泄水湿,通利小便作用,其作用趋向于下,为何称其具有升浮之性?我们通过升降浮沉理论体系形成、发展及其继承等方面,对《素问》、《医学启源》、《脾胃论》、《本草纲目》中有关药物升降浮沉、淡能渗泄含义做了探讨。

1 升降浮沉之沿革

《素问》即已有了升降浮沉之意,提出“升降出入,无器不有”,并阐明应根据升降出入障碍所产生疾病的病势和病位的不同,提出“其高者,因而越之;其下者,引而竭之;中满者,泻之以内;其有邪者,渍形以为汗;其在皮者,汗而发之”等相应的治疗方法,这些治法已经包含了药物趋向性能的初步概念。并在论述“气味阴阳”在人体的运行规律和作用时说:“阴味出下窍,阳气出上窍。味厚者阴,薄为阴之阳。气厚者为阳,薄为阳之阴。味厚则泄,薄则通,气薄则发泄,厚则热。”用气味厚薄来概括其对机体的作用,其中已含有趋向性能的意义,为中药升降浮沉理论的产生和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。《内经》以降,逮及宋代,医药之书益众,未见专有论及药物升降浮沉者。金元时期升降浮沉学说得到了全面发展,张元素在《医学启源》中旨承《内经》,详细论述了药物的升降浮沉作用,首倡“气味厚薄寒热阴阳升降之图”,认为药物的升降浮沉作用主要受药物气味的支配和制约,用运气学说阐发了药物具有升降浮沉不同作用趋向的道理。其后,李东垣、王好古、李时珍等又作了进一步的补充,使药物升降浮沉学说趋于完善。

作为药性理论的升降浮沉,既含有单纯的药物作用趋向之药性,也参与其调整、调节、平衡、恢复人体气机运动的含义。

2 淡之阴阳与升降浮沉

药各具性味之偏、阴阳五行之属,以性味载体,而有不同的升降浮沉、散收攻补等效。药物气味厚薄阴阳能够决定其作用的升降浮沉,“味厚者为阴,薄者为阴中之阳;气厚者为阳,薄者为阳中之阴。味厚则泄,薄则通,气薄则发泄,厚则发热”(《素问·阴阳应象大论》),“辛甘发散为阳,酸苦涌泄为阴;咸味涌泄为阴,淡味渗泄为阳”(《素问·至真要大论》)。据此,张元素于《医学启源》创造了“气味厚薄寒热阴阳升降之图”,认为药物的升降浮沉作用主要受药物的气味的支配和制约,并以阴阳为纲。对每味药的气味厚薄加以分析,“附子,气厚者,乃阳中之阳,故《经》云发热;大黄味之厚者,乃阴中之阴,故《经》云泄下”。李东垣承其师并发展了药性升降浮沉理论,在《脾胃论·君臣佐使法》论及:“气薄者为阳中之阴,气厚者为阳中之阳,味薄者为阴中之阳,味厚者为阴中之阴。辛、甘、淡中热者为阳中之阳,辛、甘、淡中寒者为阳中之阴,酸、苦、咸之寒者为阴中之阴,酸、苦、咸之热者为阴中之阳。夫辛、甘、淡、酸、苦、咸,乃味之阴阳,又为地之阴阳也。温、凉、寒、热,乃气之阴阳,又为天之阴阳也。”可见,张元素、李东垣二人皆认为淡属阳,为阳中之阴,因此,具有升浮之性并有渗泄之性。王好古亦从五味与阴阳

的关系上对中药升降浮沉论述:“味者地也,辛甘淡地之阳,酸苦咸地之阴;阳则浮,阴则沉。”《本草纲目·升降浮沉》则进一步用反证法概括了五味与升降浮沉的关系,“酸咸无升,甘辛无降”。

由此可见,药物的阴阳属性由药物的气味决定,而药物的升降浮沉作用主要受药物气味的支配和制约。而淡味为阳,故认为淡味属升浮之性。

3 淡能渗泄之意

淡能渗泄是前人对淡味药作用的高度概括。何谓渗?何谓泄?渗,“下漉也”(《说文解字》),为液体漫漫地透过或漏出的意思。《说文解字》解释泄之原义,“水受九江博安洶波北入氏,从水世声”,《中医大辞典》进一步解释为:“渗泄,水不流也,微出为渗,滴沥为泄,涸流之纪,其用渗泄。利小便之法。使水液自肾脏渗入膀胱中,化为溺而泄也”。《素问·至真要大论》记载“太阴之复,治以苦热,佐以酸辛,以苦泻之,燥之,泄之”,王冰对“泄”注释为:“泄,谓渗泄,汗及小便汤浴皆是也”,可见,渗泄是指一种治法,不仅是指利小便,还包含有发汗、汤浴等治法。《本草纲目》中亦记载李东垣“气之薄者渗泄,甘淡平凉是也,渗谓小汗,泄谓利小便也”,并明确指出“淡味之药,渗即为升,泄即为降”。《儒门事亲·汗下吐三法该尽治病论十三》亦明确指出“渗为解表归于汗,泄为利小瘦归于下”。可见,渗与泄的作用不尽相同,渗当有汗法,微微而出,据此,“渗”是指上升、发汗,升发提取之义,即把脏腑组织中过多的水分湿气排出体外,其作用有向外、向上之趋向;而“泄”是指通利小便之作用,滴沥而出,则有向下之趋向。淡味通过渗泄之功可通利水道,渗除水湿,促进水液代谢,以便将停蓄于体内的水湿从小便、汗排泄。因此,淡能渗泄不仅是通利小便,还包含渗泻水湿。从中可见,淡味作用趋向不单向下,亦包括向上,具有双向性。淡味最具有代表性药物茯苓,不仅利水消肿,还有开腠理,健脾渗湿等作用,正是淡味作用最佳体现。

4 茯苓之功用

《神农本草经》记载茯苓功用为“主胸胁逆气。忧悲,惊邪恐悸,心下结痛,寒热,烦满,咳逆,止口焦舌干,利小便。久服安魂魄,养神,不饥,延年”。《名医别录》认为,茯苓“止消渴”。《汤液本草》引《本草衍义》论茯苓“行水之功多,益心脾不可缺也”。

茯苓功能利水,然则如果是纯利水药,为何又可“止口焦舌干”呢?是知其并非纯然之利水药,对此,历代医家均有所解释。《本草发挥》记载茯苓“性温味淡,气味俱薄,浮而升,阳也。其用有五:止泻一,利小便二,开腠理三”。《本草求真》云“上渗脾肺之湿,下伐肝肾之邪。其气先升清肺化源。后降,下降利水。”《得配本草》云“太阳经气分。性上行而下降,通心气以交肾,开腠理,益脾胃。”《本草思辨录》云“抑其治饮治水,能使上中下统泄之于小便者有故。茯苓甘淡,为胃之正药。色白而纯,则兼入肺。肺主皮毛而太阳为之应,故又入太阳。淡渗则又从皮毛而入太阳之府,肺胃职司下降,膀胱气化则出,其利小便,盖有高屋建瓴之势焉”。其中以《本草纲目》最佳:“茯苓气味淡而渗,其性上行,生津液,开腠理,滋水源而下降,利小便,故张洁古谓其属阳,浮而升,言其性也;东垣谓其为阳中之阴,降而下,言其功也……观此,则知淡渗之药,俱皆上行而后下降,非直下行也。”李时珍解释茯苓为水气转输的要药,水气在体内运行必先上行滋水之上源,而后才能下降通调水道;如此升阳气,令水气气化上

行,故能“止口焦舌干”、“止消渴”;后又降阴气,令水气下降,故能“利小便”,治“大腹淋沥,膈中痰水,水肿淋结”。

可知,茯苓开腠理上行气化,而利小便消肿,具有先上行而下降之性,与淡能渗泄之升浮之性相印。淡能渗泄应为升浮之性。

黑龙江中医药大学中药学教研室(150040) 旺建伟 赵文静
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历 凯

体质辨证在养生保健中的指导作用

中医学一贯重视对体质的研究,早在《内经》中就对体质辨证进行了深入的分析,它从五行属性、阴阳大小、体形肥瘦、禀性勇怯等多个方面对体质进行分类,而且认为根据体质类型确立治病方法是提高临床疗效的重要途径。不仅如此,人们的养生保健亦与体质类型有密切关系,如同样的致病条件,有的人感而生病,有的人安然无恙,而既病之后,病的证候又各不相同,从而说明体质决定着对某些致病因素的易感性,这就为针对不同体质类型采取不同养生保健方法提供了重要根据。

1 有利于提高养生保健的准确性

《素问·经别论》曰:“诊病之道,观人勇怯骨肉皮肤,能知其情,以为诊法也。”强调了临床辨证中体质因素的重要性。如体胖丰腴、肌肤柔白者,多阳虚;形瘦尖长、皮色憔悴者,多阴虚。再如《素问·疏五过论》云:“圣人之治病也,……从穷人事,必明经道,贵贱贫富,各异品理;问年少长,勇怯之理,审于分部,知病本始。”中医学强调治病求本,从体质辨证论治便是求本之治。从养生保健方面来看,同样如此。当不论何人,都采用同一种方法进行养生保健时,会因体质不同而出现不同的效果。因此,只有首先辨别和掌握体质特点,才能抓住本质,才能提高养生保健的准确性。

2 体质差异决定养生指导原则的不同

中医非常强调人体体质的差异性与疾病治疗原则的关系。如《素问·至真要大论》曰:“寒者热之,热者寒之,微者逆之,甚者从之,坚者削之,客者除之,劳者温之,结者散之……”。《素问·阴阳应象大论》又曰:“形不足者,温之以气;精不足者,补之以味。”《灵枢·五变》云:“肉不坚,腠理疏,则善病风,……五脏皆柔弱者,善病消痺,……粗理而肉不坚者,善病痹。”说明人体脏腑组织有坚脆刚柔的不同,从而决定了体质的差异性。如临床常见,肥人多痰湿,善病中风;瘦人多火,易得癆嗽;素体脾胃虚弱,饮食不节即腹泻便溏,或经常感冒伤风等。所以在养生保健时,对形体白胖、怕寒喜暖的阳虚体质者,采取扶阳祛寒、温补脾胃的养生指导原则;对形体消瘦、手足心热的阴虚体质者,采取补阴清热、滋养肝肾的养生指导原则。简言之,随人体体质阴阳强弱差异而采取不同的养生指导原则。

3 为药物调养提供重要依据

体质不同决定个体对药物耐受性和反应性的不同,所以养生保健用药时,必须审度人体体质,依人而养。《素问·五常政大论》曰:“病有久新,方有大小,有毒无毒,固宜常制矣。”《灵枢·论痛》又曰:“胃厚、色黑、大骨及肥者,皆胜毒;故其瘦而薄胃者,皆不胜毒也。”说明病有新旧之异,方有大小之别,药有峻缓之分。应根据体质不同,而决定用药程度。一般来说,强壮者用药宜略重,娇弱者用药宜略轻,用药时皆根据不同体质特点和邪正消长情况进行。同样,就阴虚体质而言,在药物调养上,肺阴虚者,宜选百合固金汤,心阴虚者选天王补心丸,肾阴虚者选

六味地黄丸,肝阴虚者选一贯煎等。做到“固宜常制”、“因人制宜”。

4 体质辨证指导针灸养生

针灸养生保健是中医独有的养生方法。《灵枢·逆顺》云:“上工刺其未生者也。”把掌握针灸保健技术的医生称为“上工”。体质差异与针刺的耐受性和反应性亦有很大关系。如《灵枢·逆顺肥瘦》曰:“年质壮大,血气充盈,肤革坚固,因加以邪,刺此者,深而留之。此肥人也。广肩腋、项肉薄、厚皮而黑色,唇临临然,其血黑以浊,其气涩以迟,其为人也,贪于取与,刺此者,深而留之,多益其数也。”说明年轻体壮,血气旺盛,皮肤坚实而又外感邪时,应深刺而久留针。对于肩宽体胖,身体魁梧,皮肤黑色,气行涩滞的人,要深刺久留,并增加针刺的次数。“瘦人者,皮薄色少,肉廉廉然,薄唇轻言,其血清气滑,易脱于气,易损于血,刺此者,浅而疾之。”说明体质消瘦而又敏感的人,针刺时,应浅刺而快速出针。“刺常人奈何……视其白黑,各为调之。其端正敦厚,其血气和调,刺此者,无失常数也。”说明对一般正常人应用常规方法。一般地说,形体充实,正气旺盛者,对针刺耐受性较强,进针宜深,刺激宜大,留针时间宜长;而瘦弱之体,正气不足,对针刺的耐受性较弱,进针宜浅,刺激量相应宜小,不留针或短暂留针。总之,在针灸养生上应针对不同的体质状态,施以相应的处方和手法,关系到针灸养生保健的得失成败。

甘肃省兰州市健康教育所(730030) 陈 弘

中药配伍浅谈

药物的功用各有所长,只有通过合理的配伍,调其偏胜,制其毒性,增强或改变其原来的功用,才能发挥其相辅相成或相反相成的综合作用,符合辨证论治的要求。现将笔者对药物配伍的认识介绍如下。

黄芪—丹参,益气活血,宣痹通阳;《金匱要略·胸痹心痛短气病脉证治》用瓜蒌薤白白酒汤,其病机为“阳微阴弦”,在辨证基础上加上黄芪、丹参,益气通阳,活血通络。丹参,味微寒,归心、心包经,具有活血祛瘀功能,治疗血瘀气滞;黄芪甘温,具有补气生阳功效,为补气要药,两药合用,益气通阳,活血通络,阳气恢复,则胸痹得除。

荆芥—防风,祛风解表;肌表是人体的藩篱,所以外感六淫伤人,一般都先出现表证,主要表现发热、恶寒、头痛、恶汗,可以用解表剂,使外邪从肌表而出,《素问·阴阳应象大论》说:“其在皮者,汗而发之”,由此可知,凡是外感六淫初起,及时运用解表剂,使邪从外解,早期治愈。荆芥,辛温归肺经,具有祛风解表之功效,而性较平和,防风辛甘温,归膀胱经,能发散表邪,祛风止痛,两药合用使表邪得祛而不伤正气。

黄连—吴茱萸,清肝泻火,降逆止呕;肝火犯胃,症见胁肋胀痛,嘈杂吞酸、呕吐、口苦、脘痞噎气,《素问·至真要大论》说:“诸逆冲上,皆属于火;诸呕吐酸,暴注下迫,皆属于热”,肝火犯胃的呕吐吞酸,肝有火,胃有热,单用黄连,苦寒治热,难以兼顾肝胃,用黄连配少量吴茱萸(6:1),以黄连苦寒泻火为主,少佐吴茱萸辛热,以制黄连之寒,且能入肝降逆,以使肝胃和调。从五行的母子关系中用“实则泻其子”来解释,即肝木火旺,用泻火方法以平肝木。《丹溪心法》左金丸即为此意。

滑石—甘草,祛暑利湿;感受暑湿,症见身热烦渴,小便不利或泻泄,王节斋说“治暑之法,清心利小便为最好”。《伤寒直